

# 晚清名儒年譜

陳祖武先生選  
清人年譜系列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陳垣先生  
清人年譜系列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晚清名儒年譜

②0

## 第二十冊目錄

|                  |          |      |       |       |   |
|------------------|----------|------|-------|-------|---|
|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梁啟超） | 民國七年——卷末 | 丁文江  | 趙豐田編  | ..... | 一 |
| 左龔年表（劉師培）        | 一卷       | 錢玄同編 | ..... | 七九五   |   |
| 王靜安先生年譜（王國維）     | 一卷       | 趙萬里編 | ..... | 七九九   |   |

民國七年戊午（公曆一九一八）

先生四十六歲

自去臘以來先生治碑刻之學甚勤故是歲所為金石跋書跋書籍跋最多。春夏間先生屏棄百事專致力於通史之作數月間成十餘萬言。至八九月間以著述過勤致患嘔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擱筆。十月國內和平統一運動起南北名流有和平促進會之組織十二月醞釀一年之歐遊計畫成功二十八日先生偕蔣百里方震劉子楷葉潔丁在君文江張君嘉森徐振飛新六楊鼎甫鍾耕等由滬乘日本郵船會社之橫濱丸放洋是為先生此後致力於教育事業的起點

正月有發起松社的計畫是時先生已有出遊之意一月十二日張君勵致先生一書論發起松社的目的和功用說：

別又數日，良念晨間唐規嚴來談，松社發起事，以讀書義  
些款品勵行為宗旨。規嚴之意，欲以此社為講學之業，而以  
羅羅山、曾文正之業責先生也。聞百里前在津，曾亦為先生  
道及此舉，今日提倡風氣，舍吾黨外，更有何人。蓋政治固不  
可為，社會事業亦謂為不可為可也。苟疑吾自身亦為不可  
為，則吾身已失其存在，復何他事可言。笛卡兒所謂我思故  
我存，惟有我思，故有是非。哲學之第一義諦如是，道德之第  
一義諦亦復如是。規嚴之意，既為方今救世良藥，而又為吾  
黨對於社會對於自身處於無可進之地位，故力贊其說，而  
敢以就正於先生也。望有以教之。至此社辦法，一既為修養  
團體，無取發表於外。二人數極少，僅以平日能相信者為限，

合軍人政客於一堂。三一星期請先生來京一二次，就人心風俗處講演一二時。四、標修數事，為身心之修養。五、此外各任就智識科學間研究，如有所得，可與公眾相交換，此皆森思想所及，拉雜書此，其詳尚待商訂也。乞示覆，俾與百里規嚴華商之。三月七年一月十二日

張嘉森致任公電三書

又張氏一月三十日一書再論緊近松社和先生出遊事

說

二十七晚赴津時，叔容有語屬轉告先生，云先生致示魯函中有游思勃勃之語，必請先生來京一行，再作出游之計。所謂出游者，指歐美之游耶？赤手空拳，如何行得去。青島、高麗人願以二萬出售，以十分之三報酬小川，此事交涉已

辨至此等地步，所待決者為先生要不要耳。森以有人要買為前提，商之兩方，兩方條件既已商定，先生若再猶豫，惟有早日回絕，如何祈速覆為幸。松社事為一種精神結合，非日日以精神相磨礪，萬無益處。房屋乃其小者，根本方針在先生以何種精神提倡此團體，並如何為之不倦而已。當與規嚴百里商之，再行函告，勿勿以夜深不再縷縷，敬覆。民國七年一月

三十日張嘉森

致生公先生書

先生出遊的事，是時已在籌畫中，其二月十九日致寒季常一書說：

『澤電謂將以陰曆二十五歸，日掃徑以待，大郎來自金陵，亦守候二日，今尚未至，想所報者為陽曆矣。吾能不成行』

尚未定，因旅費尚無着，果終不得當，亦將赴青島小淹耳。聞  
所獲已累萬，信否，乞必示一語。昨與客譚及某夫人病情，客  
曰：商人重利輕別離，為之嘆。君聞之，亦解顏耶。新啟一瓊  
美乃無度，還歸者盡矣。民國七年二月十九日  
與季常七兄書

三月先生已着手通史之作，三月十三日陳叔通致先生一

書，論著史作書各事說：

十日書悉。南海款已交去，菊翁尊前遙想荷譽入。通史但  
日以為程，似不可求速，製面自較作表更難，微意宜挽人為  
助，蚤寢誠難得，循是以往，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於學問  
事業均極有關係。天苟不亡中國，吾輩未必竟一無施展之  
日。佛蘇爾至，政客紛集於滬，皆以一歎置之，尚不為擾，公作



書能懸臂，必有進，故尚勸每日宜懸臂作大篆，且暫不為酬應之作，額欠必可完，不足慮也。荷款事如何，贊侯奄化可痛。  
溯初日內即到滬。民國七年三月十三日 陳叔通致任公先生書  
四月十九日陳氏只致先生一書，茲錄如下，可見先生是時著述之勤：

久未接書，靜生來詢，恙著作太猛，未免稍疲，甚以為念。前承允假閣帖，迄不得便，頃夏劍丞南還，託其趨赴尊齋，可否交付，以便携還，照印，仍當珍重代藏也。民國七年四月十九日 陳叔通致任公先生書

關於魯夏間先生的著述和生活情形，有下面幾篇材料可以參攷，其五月初致陳叔通一書，表述著述史情形，並函出版

方法說

前稿須修改者頗多

所著已成十二萬言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體例實無餘暇作詳書告公第自信前無古人耳。韋平曾

以半日讀四萬言之稿兩稿謂不忍釋吾計凡讀者或皆如

是也。頃頗思先秦殺青即先付印約編年前可成侍志別行此惟有年表我

一一纂完以觀叙一故顧與公一商印事郵意極嚴洋裝惟

有地圖有金石拓片華裝能否善此若能之甚望商務為特

裝一份宋鉛字印之。如西冷社所有尚富加精為商務計若欲覆古籍此

固不可少也。如何希詳密見覆劍丞南下當帶閣帖欲作跋

久不敢下筆當續寄耳。季常日內返津並聞致陳叔通書致陳叔通書

以下五月五日先生致籍亮情書可見他是時的生活著述

情形和對國事的態度：

公擺脫前職，至可慶，頃何所為，尚能自活否，極相念也。最欲鄭重相告語者，此時宜遵養時晦，勿與聞人家國事，一二年中國非我輩之國，他人之國也。公想深參此中消息矣。吾比來有一事，當令公等大驚，吾每日晨六時前必起，十一時前必睡，似此已多旬矣。吾用決心強制，欲克制三十年来惡習，緣此致病數日，就兩旬來形勢論，似不敗矣。每日著書能成二千言以上，三四月後當有以驚公心目也。有一事託海門具別紙，望公更為述私情，海門處不得當，更欲託壬三也。前為金叔魯書，謂已由公權還公處，收到否。故上亮兄，吾有訣，即晚飯後不著書，不讀書，治雜事而已。民國七年用是能就枕即睡，此書寫後，即就枕矣。已與亮兄書。

以下五月七日先生致寒季常書報告生活著述情形：

「雲南近況如何相念此函并附視」  
省書悉自公之行吾邈然幾與世絕嚴戒聲者毋為客通

客臘猶斂酒墨池新歲以來覃思述作彼翫物之習亦大減矣半月前恒徹夜不眠比出全力矯之已能十一時就枕未明而起午前輒爲稿千餘言如是者五日矣若守此不變造成新習慣豈非慶事想公聞此一破顏也尊慶損失願巨晤識民已聞之此稍蘇否敬民行期尚滿數日想別去也卓論弟義不容恕但數月來託米與合肥一通問問殊不欲作無謂之緣以差魔障日來以茲事相干者不下數十皆堅辭之及不肯自執其例負負而已

民國七年五月七日  
與季常七兄書

以下五月十日先生再致寒季常述起居和著述情形：

弟頃早起已成新習慣，每日起居規則極嚴，惟晚飯之酒，亦隨而成習，頗自知其不可未自克也。所著書日必成二千言以上，比已衰然巨帙，公來時可供數日消遣也。字課則大減矣。民國七年五月十日

致季常書

以下七八月間先生致陳叔通書，商松社開會和擬辦雜誌各事：

再書具悉，版稅摺早收。松社章程前已加入兩名，寄還尊慶，公復書尔已至。今所云致削寄下者，何指耶？望將前稿即付印，勸捐可耳。松社約可以何時開幕，若在中秋前後，弟或可一至也。泉拓及說敬收。安肯頃方讀古泉匯，適鮑子年藏品方陳列於造幣廠，因往摩挲，興味大起，購致寶品，需刀需

時此不敢違希冀，顧思廣模拓，先公遺稿乞為刊致之，頃復

思出難誌，率言學問，不涉政論，即以通史稿奉寄，斯付印，廣

目於在此

未當世評，隔其他讀書筆記之類，數月來所積亦不少，而

通百里振飛諸君亦願著有減書，計現所有者已足供並

六期之資料，而有餘，故欲速辦之，惟印刷發行問題，願難解

決，蓋通史版權必欲自有，故不能與他方面生糾葛，而自行

印發，又所不欲，故擬託商務代印發，而定一雙方有利之公

平條件，望一一代籌，為第一精詳之計畫書見覆，至盼。又至

致陳叔  
通君書

以下夏秋間先生與梁仲策書，可見先生是時著通史的得

竟和計畫情形：

『今日春秋載記已脫稿，都百有四葉，其得意可想，夕當倍飲以自勞，亦宜遂浮大白以慶我也。』擬於戰國載記後，別為秦以前文物制度志一卷，以後則西漢三國為一卷，南北朝唐為一卷，宋元明為一卷，清為一卷，皆不以羣於載記。弟所編資料可從容也。明日校政前稿一過，即從事戰國知念奉聞。

夏秋間先生從事著述以外，曾為長女令嫻等講國學源流甚久，在他當日給梁仲策氏的信裏，有三封信提到這件事。其第一信說：

『舊卷孝覺凶問，昨晨癸公書來已報，世法無常，我佛不我欺也。死者解脫，生者難為懷耳。不審其家景況如何，妻子可』

免凍餒否。癯當略知耶。可詢之旅。莫若有需。我當任也。為尋  
兒講學術流別。三日後當了。更擬誨孟子。非隨文解釋。誨  
義畧同學。亦也。彼  
輩如何能解。不過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數年之後。或緣心理  
再顯之作用。稍有會耳。吾每日既分一半光陰與彼輩。亦致  
可惜。弟能來聽極善。但誨孟子亦擬須兩月了。弟安能久  
住耶。曼宣有書畫等託。孝覺帶來。若滬上有人來能了此亦  
佳。請告癯。與仲  
洋書  
其第二信說：

『業邨仲麟書寄上。吾二十一日奉擬來。因含沙射影。且多。  
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文稿僅續成十餘頁耳。一月來為兒書誨學術流別。思順所  
記誨義已衰然。成巨帙。惜能領解者少耳。疾已愈。勿念。與仲  
洋書



又第三信說：

得棠郵書，叔華未歸，由美寄家書請延期，然則無復問題。

矣。吾為羣童誦演已月餘，頗有對牛彈琴之感，尚餘一來復。

吾所擬却與南海有不同。

學術源流卒業矣。來後二將誦前清一代學術，弟盍來一聽，

當有趣味也。與什弟書

此外尚有致陳叔通一書，除言誦學事外，並及著通史各事。

久不通書，近作何狀？弟故爾爾，早起新習已成，迄今不改。

此最可告慰者，史稿亦廣續無間，惟每日所成較少，一因炎

熱，疲一因上半日為兒曹誦學，操觚之暇，刻益少也。誦學

學流別

小女錄誦善已廢

為耕片小生相如答書時是有過

為同

為同

然成巨帙，惜不堪問事耳。有一事欲奉詢者，頃讀杭人丁益

甫先生議所著地理書，嘆服至五體投地。最近聞人言此老